

「猫霧揀社」的族群歸屬辨正

簡史朗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博士

【摘要】

台灣西部平埔族 **Papora**（拍瀑拉族）及 **Babuza**（巴布薩族）之間存在著族、社分類歸屬的問題，其中以「猫霧揀社」所引發的疑點及爭論最多。猫霧揀社的社址在今台中市的「南屯區番社腳」一帶，其社域廣泛分布於台中市市區的南半部，但是從日治時代到當今的研究及學術分類中，「猫霧揀社」一直被歸類為 **Babuza**，甚至於以社名「猫霧揀」做為 **Babuza** 的中文族名，稱呼 **Babuza** 為「猫霧揀族」。本論文以考古出土的資料、語言的證據，配合歷史發展脈絡、命名制度、祭典歌詞、語料提供人的家世、系譜、古契文書等，證明「猫霧揀社」屬於 **Papora**（拍瀑拉族），並不屬於 **Babuza**（巴布薩族）。傳統認知裡「**Papora** 分布於大肚山以西」及「**Papora** 包含大肚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等四大社群」的說法均應予以修正。本論文認為「**Papora** 的原始分布」為：西邊從清水海岸平原起，東邊到台中盆地的豐原山地、太平霧峰山地止，北邊到大甲溪、南邊以大肚溪與 **Babuza**（巴布薩族）為界；「**Papora** 包含大肚社、猫霧揀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等五大社群」。廓清「猫霧揀」的問題之後，對於台灣西部平埔族的研究，當可引發全新的視野及研究的取向。

關鍵詞：平埔族、**Papora**、拍瀑拉族、**Babuza**、巴布薩族、猫霧揀

「猫霧揀社」所属エスニックグループの是非

簡 史朗

国立政治大学民族学科 博士

【要旨】

台湾西部の平埔族 Papora (パポラ族) と Babuza (バブザ族) の民族分類や社の帰属を論じる際、最もよく論じられるのが「猫霧揀社」にまつわる疑問である。猫霧揀社はかつて台中の「南屯区番社脚」一帯に位置し、その領域は現在の台中市市街地の南半分に広がっていた。しかし日本統治期から現在までの研究や学術的分類では、「猫霧揀社」は Babuza と見なされており、しかもその社の名称の「猫霧揀」は Babuza 民族の中国語名にもなっている。本稿では出土品や言語に加えて、歴史的な脈絡、命名制度、祭事の歌詞、言語資料提供者の家系、家系図、古い契約書などの資料も合わせて、「猫霧揀社」が Babuza (バブザ族) ではなく Papora (パポラ族) 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する。また、「Papora の分布は大肚山以西」、あるいは「Papora は大肚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の四つの大社の人々を含む」というこれまでの説は訂正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それから本稿では「Papora の本来の分布範囲」を、西側の清水海岸の平原から東側の台中盆地にある豊原、太平、霧峰の山岳地帯まで、北側の大甲溪から Babuza (バブザ族) との境界である南側の大肚溪までと考える。また、「Papora は大肚社、猫霧揀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の五つの大社の人々を含む」と考える。そして「猫霧揀」にまつわる問題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台湾西部の平埔族研究において、新たな視点や研究の方向性が生まれるきっかけとなるであろう。

キーワード：平埔族、Papora、パポラ族、Babuza、バブザ族、猫霧揀

(和訳：石村明子)

一、前言

平埔研究的立足點是必須先對平埔族人做明確的族群分類，如此，研究才會有明確的客體，目前有關平埔族的分類，大抵是採取日治時期由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小川尚義……等前輩學者所建構出來的分類狀況。由於日治時期對平埔族的認知定位為「已經漢化的平埔熟蕃」，認為平埔族群的語言文化已經幾近滅絕，調查不易；平埔族人的居住領域也與一般的漢人重疊，社會、經濟活動與一般漢人並無任何差別，更沒有「生蕃」¹必須詳細調查的殖民需求，再加上同化政策的思維，認為「平埔熟蕃」無須特別扶持照顧，所以日本統治時期，對平埔族的調查不如對生蕃的調查那麼詳盡深入，因而在族群的分類和分布上，存在著不少令人質疑的地方。²

戰後，台灣學界對平埔族的研究雖然逐漸開創新局，但是對於平埔族群的分類，卻仍然沿襲日治時期的標準，於是產生了不少令人困惑與存疑的「平埔知識」，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被忽略及誤解的猫霧揀社」即為一例，由於對「猫霧揀社」的認知游移曖昧，連帶的也產生了台灣西部平埔族群中，Papora 族與 Babuza 族在分類、分布上的疑義，進而影響了臺灣西部平埔族群整體性、綜合性的接續研究，以往有關「猫霧揀社」的傳統理解有待進一步的廓清和確認。

從荷西統治時代到鄭氏王朝、清領時期，官、私文獻中保留了相當多有關臺灣平埔族的記載，然而對平埔族群實施有系統的分類及研究，則是開始於日治時期，從早期的伊能嘉矩、鳥居龍藏，到中晚期的移川子之藏、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宮本延人、國分直一、金關丈夫、鹿野忠雄等人，都曾對平埔族分類提出意見。³日本學者大致上是依據對平埔族群語言、文化的基本了解，建立族別分類的體系。戰後國府時代迄今，學界及一般民間認知上，仍然沿襲日治時期對平埔族的分類，僅在小部份做了些微的調整：⁴台灣西部的平埔族有五大族，自北而南分別為：Taokas（道卡斯族）、Papora（拍瀑拉族／巴布拉族）、Babuza（巴布薩族／猫霧揀族）、Hoanya（洪雅族）、Pazeh（巴宰族），其名稱及分類的演變如下表：⁵

¹ 日治時期的文獻以「蕃」代「番」。

² 這種狀況大抵是由於殖民政府基於實際統治的需求，因而自我設定的立場。

³ 平埔族的分類其實也是時間積累之下所形成的結果，從日治初期的混沌狀態，到日治中晚期才逐漸定型。早期國府時代大抵上仍沿襲日治時期的研究成果。

⁴ 比如小川尚義在終戰前曾將臺灣平埔族分為 Luilang（雷朗）、Ketagalan（凱達格蘭）、Kavalan（噶瑪蘭）、Taokas（道卡斯）、Pazeh（拍宰海）、Papora（拍瀑拉）、Babuza（巴布薩）、Hoanya（洪雅）、Siraya（西拉雅）、和 Sao（邵）等十族，以此為基調，戰後有學者對於雷朗和凱達格蘭的分類，及邵族是否平埔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⁵ 李王癸，〈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臺灣風物》42 卷 1 期，1992，頁 233。

表 1. 西部平埔族分類表

年代	研究者	族				名		
1904	伊能嘉矩	Taokas	Vupuran	Poavosa	Arikun	Lloa	Pazzehe	
1930	移川	Taokas	Vupuran	Babuza	Hoanya		Pazeh	
1935	小川尚義	Taokas	Vupuran	Babuza	Hoanya		Pazzeh	
1944	小川尚義	Taokas	Papora	Babuza	Hoanya		Pazeh	
1951	張耀錡	道卡斯	拍瀑拉	巴布薩	洪雅		巴宰海	
		Taokas	Papora	Babuza	Hoanya		Pazeh	
1955	李亦園	道卡斯	巴布拉	猫霧揀	和安雅		巴則海	
		Taokas	Papora	Babuza	Hoanya		Pazeh	
1970	台灣省通志 同胄志	道卡斯	拍瀑拉	巴布薩	洪雅		巴宰海	
		Taokas	Papora	Babuza	Hoanya (Arikun Lloa)		Pazeh Pazex	
1985 1991	土田滋	Taokas	Papora	Babuza	Hoanya		Pazeh	
1991 1998	李壬癸	巴布蘭 Baburan				洪雅		巴宰海
		道卡斯 Taokas	巴布拉 Papora	猫霧揀 Babuza	費佛郎 Favolang	Hoanya (Arikun, Lloa)		Pazeh Pazex

資料來源：李壬癸〈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臺灣風物》42 卷 1 期(1992 年 3 月)，頁 233

從上表顯見部分平埔族族稱的譯法非常紛歧，尤其是 Babuza 族的中文譯名有巴布薩、猫霧揀之分，李壬癸甚至先合稱巴布蘭，再分出 Taokas（道卡斯）、Papora（巴布拉）、Babuza（猫霧揀）、Favorang（費佛郎）等四個分支。這樣的分類主要係根據語言學者對語言現象的研究而產生，小川尚義（1944）和土田滋（1985 與 1991）都以 Papora 及 Babuza 拼音書直指族稱，很清楚表明 Papora 及 Babuza 為兩不同族群，而李壬癸的分類法似乎意謂從 Baburan（巴布蘭）可以分出 Taokas（道卡斯）、Papora（巴布拉）、Babuza（猫霧揀）、Favorang（費佛郎）等四個分支族群。⁶

上述 Papora 和 Babuza 的分類總表有一個既弔詭又令人困惑的地方，就是在 Papora 和 Babuza 兩者之間存在著「猫霧揀／Babuza」、「巴布薩／猫霧揀」及「猫霧揀／費佛郎」的交錯混淆現象。

⁶ 由這些稍顯繁複的分類，可看出學者們的見解也存在著若干紛歧。

二、語言學、歷史學與民族學的迷霧

有關 Babuza、Papora 的語言和民族分類，一直困惑著學界，有幾個名詞看似簡單，但卻始終糾纏不清。Favorlang、Babuza、Babusa、Babausaq、Papora、猫霧揀，學者們各自對這些名詞有自己的界定和認知，但是由於詞彙的含糊曖昧，卻也造成論述上的歧義，亦即彼此不是立足於同一平台的各自論述，造成了對主體認知的落差，以下為雜沓紛亂的情形：

(一) 小川尚義的說法 (1923-1944 年之間)：

1. 大甲之南，清水以南，位於大肚山山脈的西側的沙轆、龍目井、大肚，這邊也有熟蕃，稱之為「巴玻拉」(Papora)。還有自大肚溪以南，彰化、員林、社頭、西螺等，以濁水溪為界，居此平原的熟蕃，稱為「猫霧揀」(Babuza)，這相當於荷蘭人所謂的「費佛朗」(Favorlang)。⁷ (1923 年)
2. 今天並沒有像「費佛朗」這樣的地名，但我以為前面所說的「猫霧揀」即相當於「費佛朗」。其證據是今天留下來的「猫霧揀」的語言，大體上跟前面的「費佛朗」字典的詞彙一致的緣故。作為地名，在今天的犁頭店附近有叫「Babusaga」的蕃社，漢字寫作猫霧揀，讀音標作 Babusak，這就是「Babuza」。⁸ (1923 年)
3. 在台灣府志彰化縣內的蕃社中，有個叫猫霧揀社的蕃社。台灣音為 Babusak。若讓蕃人自己說的話，社名說成 Babusaga，但若稱他們本身，則說成 Babuza，這個 z 音是一種捲舌音，聽起來也像 r 的音，因此我認為他們的自稱 Babuza，相當於上面的 Vavorolla。還有聯想到在 Happartus 的字典中，babosa or cho 譯作 a man、people，則令人認為這些似都屬於同一詞。⁹ (1930 年)
4. Papora (或作 Paposas、Bupuran)雖相當於下面的 Babuza，即荷蘭人所謂的 Favorlang 之名稱者，但若由在語詞上頗有差異的情形看來，我認為這語言本來是 Babuza 的方言，但是混合了 Taokas 等的語言。¹⁰ (1944 年)
5. Babuza，荷蘭人所謂的 Favorlang 即此語，這語言是以前流行於台中之南，位於犁頭店，以猫霧揀 (babusak) 為中心，即大肚溪和濁水溪之間的平

⁷ 小川尚義，黃秀敏譯〈關於台灣的蕃語〉，《臺灣時報》1923，49 號，頁 6-23。收於《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1993，頁 225。

⁸ 小川尚義，黃秀敏譯〈關於台灣的蕃語〉，《臺灣時報》1923，49 號，頁 6-23。收於《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1993，頁 227。

⁹ 小川尚義，黃秀敏譯〈關於費佛朗語〉，收於《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1930，頁 245。

¹⁰ 小川尚義，黃秀敏譯〈台灣土著語在南島語所佔的地位〉，太平洋協會「太平洋圈·民族文化上卷」，頁 451-503。收於《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1993，頁 341。

地的語言。……這語言僅留存於老人的記憶中的程度，但幸好有荷蘭人 Happartus 的 Favorlang 詞彙集，及其他的宗教問答等，所以不論在發音或在語詞上都可得到相當正確的資料。¹¹（1944 年）

（二）淺井惠倫的說法：

1. 嘗試概略地調查……貓霧揀系的大肚城，……以所得的資料考察，則林仔城正是 Favorlangh 語，但自稱 Babuza 的大肚城語言並非 Favorlangh 語。¹²（1944 年）
2. 二月二十三日到三月六日在 埔里調查北投蕃語和貓霧揀語（大肚城），……貓霧揀語唯一的傳承者阿緞則感染上肺結核，生命難保，為了要在她生存中盡可能地收集詞彙，調查者非常努力。¹³
3. Favorlang 語……東螺社移住到埔里平原的部落林仔城的熟蕃固有語言即 Favorlang 語。¹⁴

（三）劉枝萬的說法（1951）：

居住大肚城自稱「貓霧揀」的平埔族，俗稱「大肚番」……就系統而說，該城平埔族所屬貓霧揀（Babusa）語系，自稱 Basagar。據「原語臺灣高砂族傳說集」，以為所謂 Babusa 語者實原為 Babuza，相當於荷蘭人的 Favorlang，而將此語言排為所謂「蕃語種類」中的第三類，即「不作為固有語言而被採用，僅很稀罕地有極少部份殘存於老人們記憶中者」。但，經淺井惠倫教授實地調查的結果，闡明「自稱 Babuza 的大肚城語言並不是 Fabvorlang 語。」¹⁵

（四）李亦園的說法（1955）

筆者曾在平埔族器用標本一文中，試定平埔各族之中文名稱，茲錄於下……貓霧揀族（Babuza）即伊能嘉矩氏所謂 Poavosa 族，分布於彰化縣大肚溪以南，濁水溪以北海岸區域，主要部落有貓霧揀、半線、東西螺等社。¹⁶

¹¹ 小川尚義，黃秀敏譯〈台灣土著語在南島語所佔的地位〉，太平洋協會「太平洋圈・民族文化上卷」，頁 451-503。收於《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1993，頁 342。

¹² 淺井惠倫，黃秀敏譯〈台大語言學教室的平埔蕃調查〉，《南方土俗》第 4 卷 4 期，頁 35。收於《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1993，頁 341。

¹³ 淺井惠倫，黃秀敏譯〈熟蕃語調查〉，《南方土俗》第 4 卷 3 期，頁 55-56。收於《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1993，頁 341。

¹⁴ 淺井惠倫，黃秀敏譯〈熟蕃語調查〉，《愛書》第 10 期，頁 10-31。收於《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1993，頁 4。

¹⁵ 劉枝萬，〈貓霧揀社番曲〉，《臺灣文獻專刊》第 5 卷 3 期，1951，頁 1-20。

¹⁶ 李亦園，〈從文獻資料看台灣平埔族〉，《大陸雜誌》第 10 卷 9 期，1955，頁 20。

(五) 土田滋的說法 (1982):

1. According to Asai's recordings, their self-appellation is *papulat* or *babusaga*, whereas Utsurikawa states that the villagers call themselves *basaga*. when I asked them in 1969, nobody could recall their own tribal nam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me *babusa* of the Babuza tribe and the name *babusaga* of Papora is, therefore, rather puzzling.
2. Babuza songs written in Chinese ink, whose first line reads as follows: these are native songs of five Babuza villages.....According to my informants, Babuza was different from their own language, and those songs were not of their own, but taken from the Babuza, and this was why they could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¹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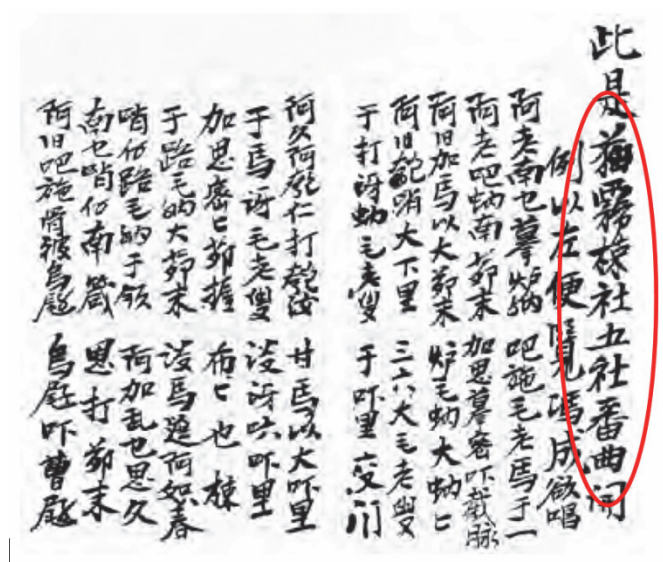


圖 1. 土田滋所採集之〈貓霧揀社五社番曲〉書影

(六) 中村孝志的說法 (1992)

毫無疑問的，新港語就是以前以台南為中心所使用的 Siraya (Sideia) 語，而 Favorlang 語則在北方，大略的說就是以貓霧揀社為中心的濁水溪和大肚溪間的平地所使用的 Babuza 語，這是一般人都知道的。然而，以往更北邊的大肚溪以北的海岸方面，說的是後來所謂的 Papora 語。¹⁸

¹⁷ most persistent word in vanishing languages: the case of Papora (Taiwan), 發表於 GAVA, 頁 463。

¹⁸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譯，《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2002，頁 94。係由中村孝志於 1992 年 6 月 28 日在天理大學所召開的「第三屆天理台灣研究會大會」上所發表的報告加以修正而成。

Papora 與 Babuza 中間的「猫霧揀」一直是疑點所在，它究竟是「族名」？或是「社名」？「猫霧揀」游走於 Papora 和 Babuza 之間，它應該納入 Papora 之中？或者，它根本就是屬於 Babuza 的成份？這個問題實有釐清的必要。

以上這些由歷史、社會、語言、文化領域所做的研究，絕大部分都設定在「Papora 四大社」的範圍之內，呈現的研究主體為不包含猫霧揀社的 Papora 族，示意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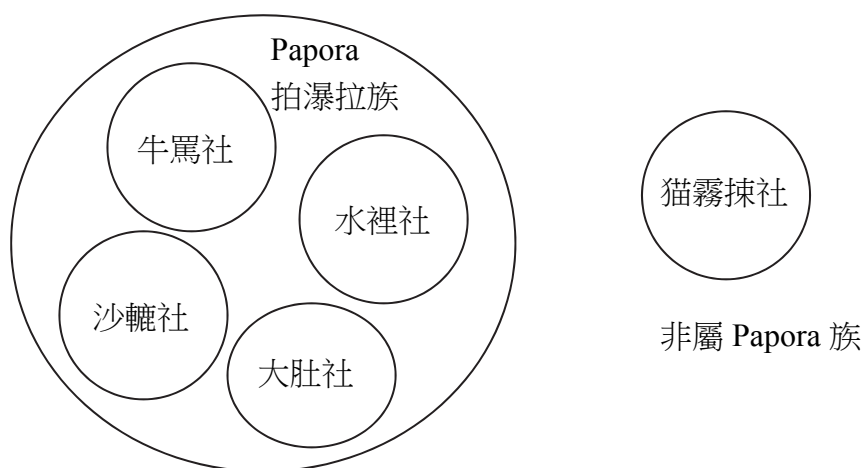


圖 3. 傳統的 Papora 研究結構圖。Papora 只包含四社，猫霧揀社排除在外。

以 2005 年做為一個時間分界點，在此之前，學界普遍認為 Papora（拍瀑拉族）的組成村社為大肚社（包含北、中、南三個分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等四社，正式提出論述、挑戰這個觀點係從 2005 年簡史朗的兩篇研討會論文〈猫霧揀社與猫霧揀族的迷思：析論台中盆地的一個平埔村社〉²⁰及〈巴布拉「猫霧揀社番曲」的若干問題和發現〉²¹開始，簡史朗認為 Papora 除了大肚、水裡、沙轆、牛罵等四大社之外，應該再包括猫霧揀社。以此為起點，進一步接續闡述者為清水純的〈猫霧揀社蕃曲與拍瀑拉族：從淺井惠倫所拍攝的台灣像資料來探求〉²²、〈猫霧揀社番曲與巴布拉族：淺井惠倫臺灣影像資料探討〉²³、〈猫霧揀社番曲與巴布拉族〉²⁴。簡史朗並且於 2016 年以〈猫霧揀社（Babusaga）的研究〉完成博士論文，以語言資料、歷史文獻、文化脈絡等證據，分析並論證猫霧揀社應歸類於 Papora，而不應歸類於 Babuza。

²⁰ 簡史朗，〈猫霧揀社與猫霧揀族的迷思：析論台中盆地的一個平埔村社〉刊載於「人文、社會、自然與藝術」跨領域整合系列研討會，系列二：中部地區人文社會與區域發展研討會論文，台中：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2005a。

²¹ 簡史朗，〈巴布拉「猫霧揀社番曲」的若干問題和發現〉刊載於《2005 南投縣平埔族群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2005b。

²² 清水純，〈猫霧揀社蕃曲與拍瀑拉族：從淺井惠倫所拍攝的台灣像資料來探求〉，《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政大民族學系，2008。

²³ 清水純，〈猫霧揀社蕃曲與拍瀑拉族：從淺井惠倫所拍攝的台灣像資料來探求〉，《臺灣文獻》，61 卷 4 期，2010。

²⁴ 清水純，〈猫霧揀社蕃曲與拍瀑拉族〉，《画像中的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鳥居龍藏、淺井惠倫攝影寫真探究》，日本東京，風響社，日本東京：風響社，2014。

主要的論點羅列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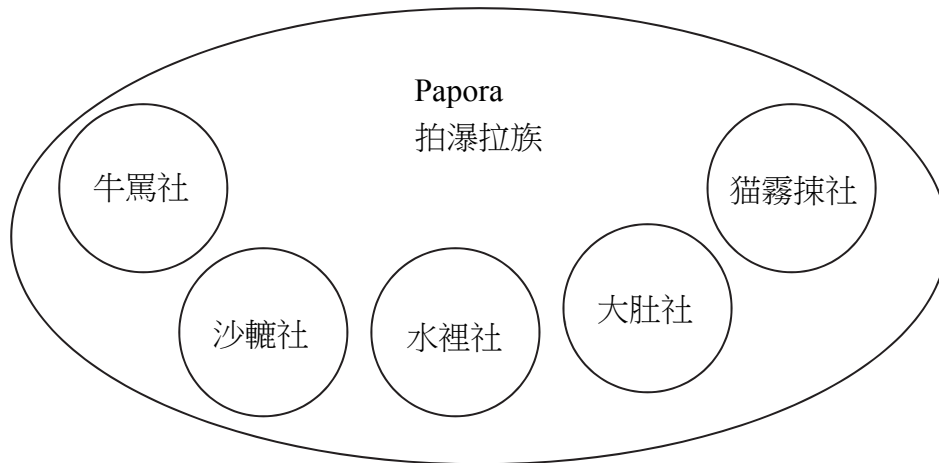


圖 4. Papora 五大社圖。簡史朗及清水純以語言及歷史、文化等證據，認為 Papora 共包含五社，猫霧揀社為 Papora 族的成員之一。(按：大肚社還可再分南、中、北社)

三、考古資料裡的猫霧揀社

歷史時期，「猫霧揀社」的社址位於現今台中市南屯區文山里的嶺東科技大學附近，當地仍留有「番社」小地名，其東側大肚山的緩坡上，也有老地名稱為「番社腳」的漢人舊聚落。緊臨番社腳的北側為「山仔腳」聚落。從地名考訂，這兩個漢人聚落的西側上方就是「猫霧揀社」的社址所在地。此地於 1988 年時經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學者劉益昌調查，確定為一史前遺址，並命名為「南屯·山仔腳遺址」。此遺址的第一次正式考古發掘是在 1990 年七月到八月之間，由台中市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團隊所進行，主持發掘者為屈慧麗女士。²⁵

發掘的探坑除了採得大量石器、陶片、生態遺留之外，也出土了柱洞、大量紅燒土、炭末和灰坑的現象，證明「南屯·山仔腳遺址」的發掘地點是史前聚落的一小部分。於灰坑中所採集的木炭標本，經送台大地質研究所做碳十四的年代測定，取得的年代為 760±35B.P.和 580±35B.P.，也就是說「南屯·山址腳遺址」的居民生活在距今約八百年前到五百年前之間。本遺址出土數量最多的史前遺物是陶片，總計有一萬四千多片，數量驚人，可見這裡曾經是長期居住的聚落型遺址。文化層中還出土了長約四十公分的鐵刀，證明山仔腳遺址已經進入鐵器文化的階段。除了鐵器之外，還在層層陶片中伴出管珠（玻璃或琉璃），這種特殊材質的飾物並非台灣本產，都是透過貿易或交換從外地（東南亞大陸或中南半島）輸入。

南屯·山仔腳遺址的居民，距離歷史時期荷蘭人記錄的「Babausacq（猫霧揀

²⁵ 屈慧麗，〈台中市南屯區山仔腳遺址第一次發掘簡報〉，《田野考古》第二卷 2 期，頁 1991，頁 61-72。

社)」,只有短短一、二百年的時間而已,「史前時期最晚階段的南屯•山仔腳遺址」和「歷史時期最早階段的猫霧揀社社址」在位置與地點上幾乎重疊,所以毫無疑問的,可以將南屯•山仔腳遺址所在的史前最晚期聚落,視為歷史早期猫霧揀社的前身。

西部地區的史前文化層序,從大盆坑文化、牛罵頭文化、營埔文化到番仔園文化,都在台中市區內出現,正式考古發掘所得的資料也顯示,每個考古文化類型之間都是連續而不中斷的發展,所以在「文化層的堆積」上,表現出來的是逐漸演變的過程,並沒有中斷消失,或是突然劇烈變化的跡象,此無異告訴大家,人類居住在今天的台中市區由來已久,五千年以來,此地一直都有人居住,到史前的最晚階段,發展出「番仔園文化」的晚期類型,再接續到歷史時期的最早階段,那就是文獻史料所記載的「猫霧揀社」了。

考古出土的資料,並沒有外來異文化(即外來族群)突然介入,或原有文化(在地族群)突然消失的證據,每個文化類型的轉變,都可以從出土的資料中,得到轉折、變化、承續的印證。因此我們可以說:歷史早期的「猫霧揀社」如果向史前的最晚期上溯,那就是台中市區內形成「番仔園文化晚期類型」的史前人群。他們長期定居形成的聚落,即市區內各個番仔園文化的遺址點,每個番仔園文化的遺址都有碳年代的早晚期差異,代表史前聚落形成於不同的年代,也同時反映了猫霧揀社人的祖先在台中市區內移徙的狀況。

學界原先將猫霧揀社歸類於 Babuza (巴布薩族) 之下,其實 Babuza 另有其代表性的史前文化,稱為「猫兒干文化」,是以濁水溪沖積扇兩側為主要分布區的史前文化,猫兒干文化與番仔園文化的晚期類型同時並存,但各有特色,沒有理由將猫霧揀社單獨從番仔園文化的範圍裡挑出來,然後硬湊到猫兒干文化的 Babuza 之下,兩者各有屬於自己發展的區域,並產生各自的特色,隨意抽取替換,違背文化發展的延續性和地域性。

四、從 Papora 語料提供者的背景看猫霧揀社的族群歸屬

爬梳日治以來的文獻,曾經做過 Papora 語言調查的學者有:伊能嘉矩、杉山文悟、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劉枝萬、土田滋等人,其中早期的伊能嘉矩和杉山文悟蒐集的語料並不多,合併納入「淺井文庫」小川的研究筆記之中,伊能嘉矩並沒有留下發音人的資料,所以無法得知發音人的社群背景。

小川尚義的語料,很清楚的交代發音人是「潘英武,67歲,四十年前從龍目井附近遷來埔里。」²⁶「潘英武」應該是「毒英武」的誤寫。淺井惠倫一共四次在埔里鎮的大肚城聚落,做語言學的調查工作,時間分別是 1936 年 8 月、1937

²⁶ 小川筆記,收藏於東京外國語大學淺井文庫,【OA045(6)】AA 研典藏。

年 1 月、²⁷1938 年 1 月、1938 年 2 月，²⁸報導人是阿緞和高阿月二人，阿緞即都仔市。

戰後，劉枝萬於民國 37 年（1948）八、九月間，偕同陳金河在埔里鎮大肚城做民族學的調查，於報導人毒阿火的家中，發現標題為〈猫霧揀社番曲〉的歌冊，係以台灣閩南語音讀標記番曲歌詞的歌冊，毒阿火的背景為：父親高阿月，為屯番什長，祖父毒英武曾任猫霧揀社番社長，家中現藏一方土目印信，刻有「猫霧揀社番社長兼管通事毒英武記」字樣。²⁹

土田滋是在 Raleigh Ferrell（費羅禮）教授將劉枝萬的「Papora 詞彙表」轉贈之後，跟隨著劉枝萬提供的田野線索，再到大肚城作 Papora 的語料採集，當時他的發音人是蒲阿香，一位七十一歲的老太太。³⁰

總計曾經為學者們提供過語料的發音人共有五位：毒英武、高阿月、阿緞（都仔市）、毒阿火、蒲阿香。他們分屬於大肚城「都家」、和「毒家」二個家族，根據他們的後人所提供的家譜，和戶政事務所裡日治時代的戶籍資料，整理出兩家的系譜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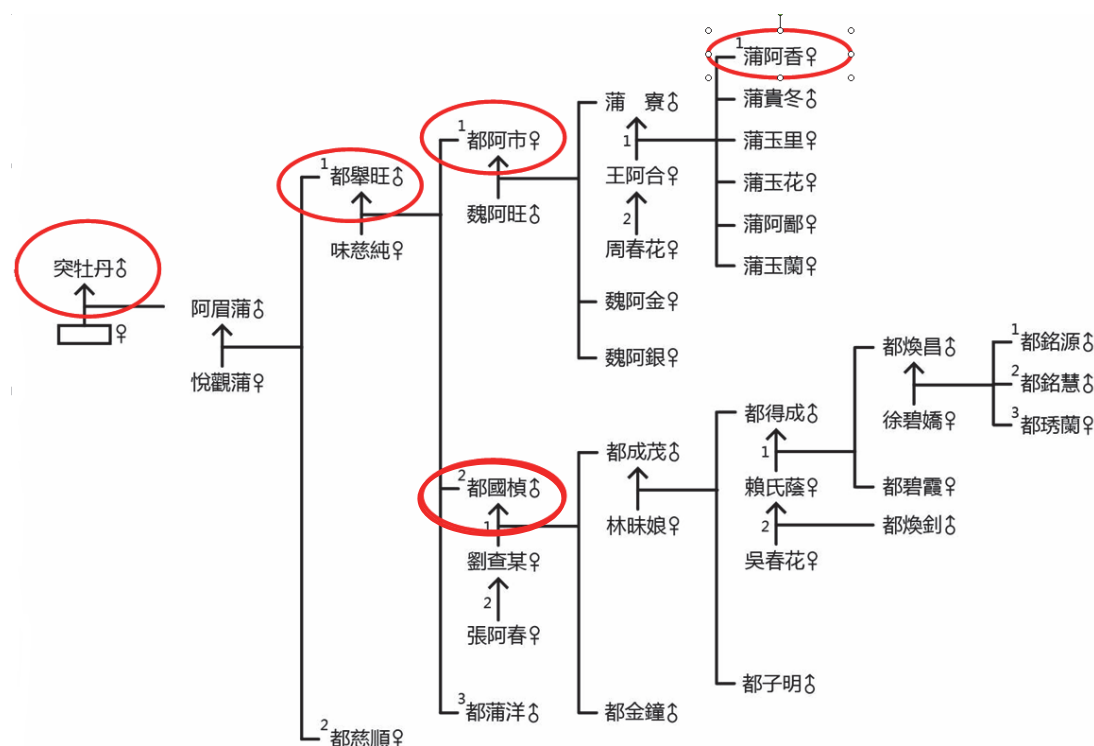


圖 5. 大肚城-猫霧揀社-都家系譜（報導人為都銘源）

²⁷ 見於《南方土俗》第 4 卷 3 期，1937，頁 55-56。

²⁸ 《南方土俗》第 4 卷 4 期，1938，頁 35。

²⁹ 劉枝萬，〈猫霧揀社番曲〉，《臺灣文獻專刊》第 3 卷第 1 期，頁 1。

³⁰ most persistent word in vanishing languages: the case of Papora (Taiwan), 發表於 GAVA, 頁 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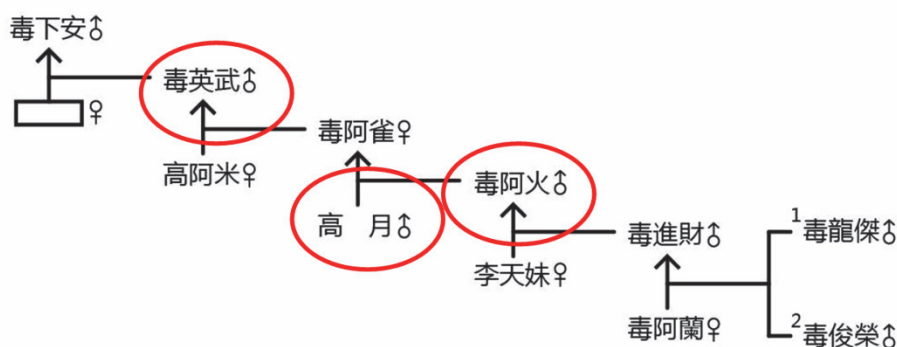


圖 6. 大肚城-貓霧揀社-毒家系譜（報導人為毒龍傑）

在整理貓霧揀社相關的古文書時，也發現上述這些發音人，都有非常特殊的身世背景，在都家方面，都阿市（阿緞）是都阿杞（即都舉旺）的長女；都國楨的長姊。都國楨是清末日治初埔里地區有名的代書人，都舉旺在清末擔任過「貓霧揀社番社長」，資料顯示，都舉旺曾多次帶領社人回到原鄉（現今台中市南屯區番社腳、山仔腳一帶），去處理祖遺社地的贖租問題。而都舉旺的祖父突牡丹，則是乾隆末到嘉慶年間的「貓霧揀社番業主通事」，曾經為了貓霧揀社的社地租佃問題，向官府遞案控訴，³¹爭取社人的利益。土田滋的發音人蒲阿香則是都阿市的長孫女，都阿市招贅魏阿旺，但在姓氏上繼承其第二代祖先的「蒲姓」，因此其後代有蒲姓出現。

³¹ 嘉慶元年 9 月「貓霧揀社業主通事突牡丹再立給佃批字」，出自《清代臺灣大租調查書》頁 557-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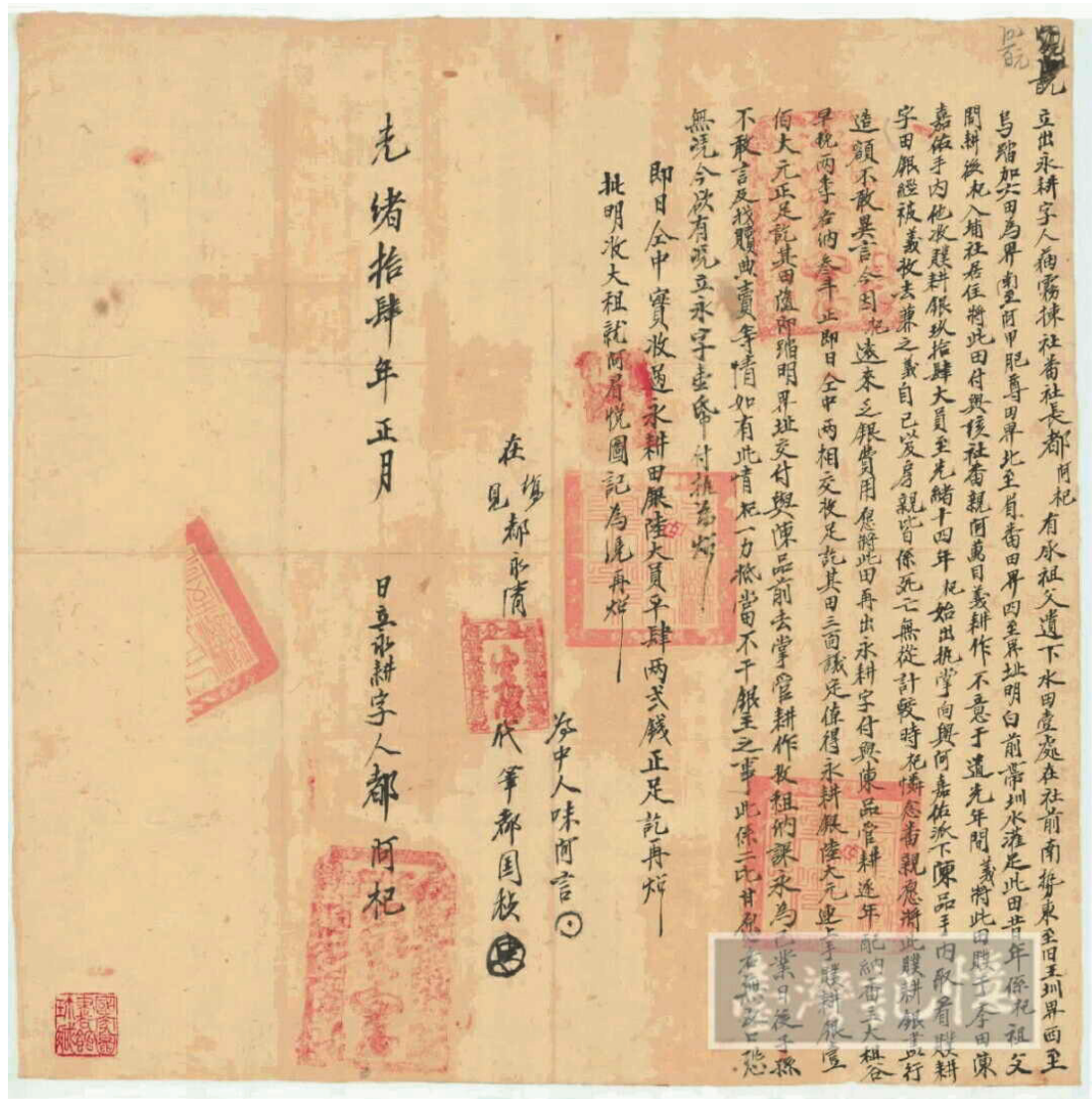


圖 7. 光緒 14 年 5 月貓霧揀社番社長都阿杞立出永耕字
 說明：本契由都阿杞（都舉旺）署名，代筆的都國楨是他的長子。

至於毒家人的身世也不遑多讓，依高月署名並蓋印戳的古文書所載，高月的族名為「阿六萬高」，入贅於毒家，毒阿火為其獨子。高月曾擔任過「番屯」的什長（即十人之長，約當現今軍隊裡的班長）。丈人毒英武（也就是毒阿火的祖父）則是領有印戳的番社公職「北路屯貓霧揀社屯目」³²及「貓霧揀社番社長兼管通事」。

³² 蓋用的職章為清代的「北路屯潘給貓霧揀社屯目毒阿武戳」，參見簡史朗《水沙連埔社古文書選輯》第 50 號契（頁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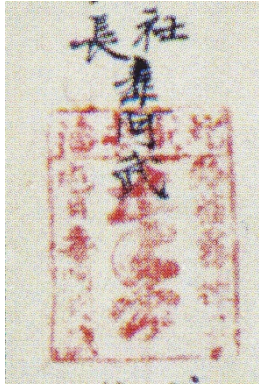


圖 8.北路屯潘給猫霧揀社屯目毒阿武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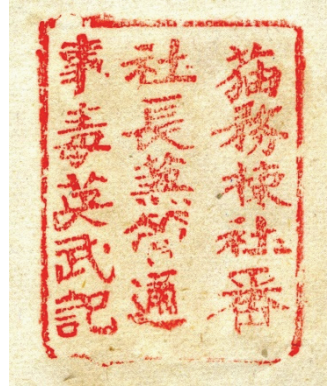


圖 9. 猫霧揀社番社長兼管通事毒英武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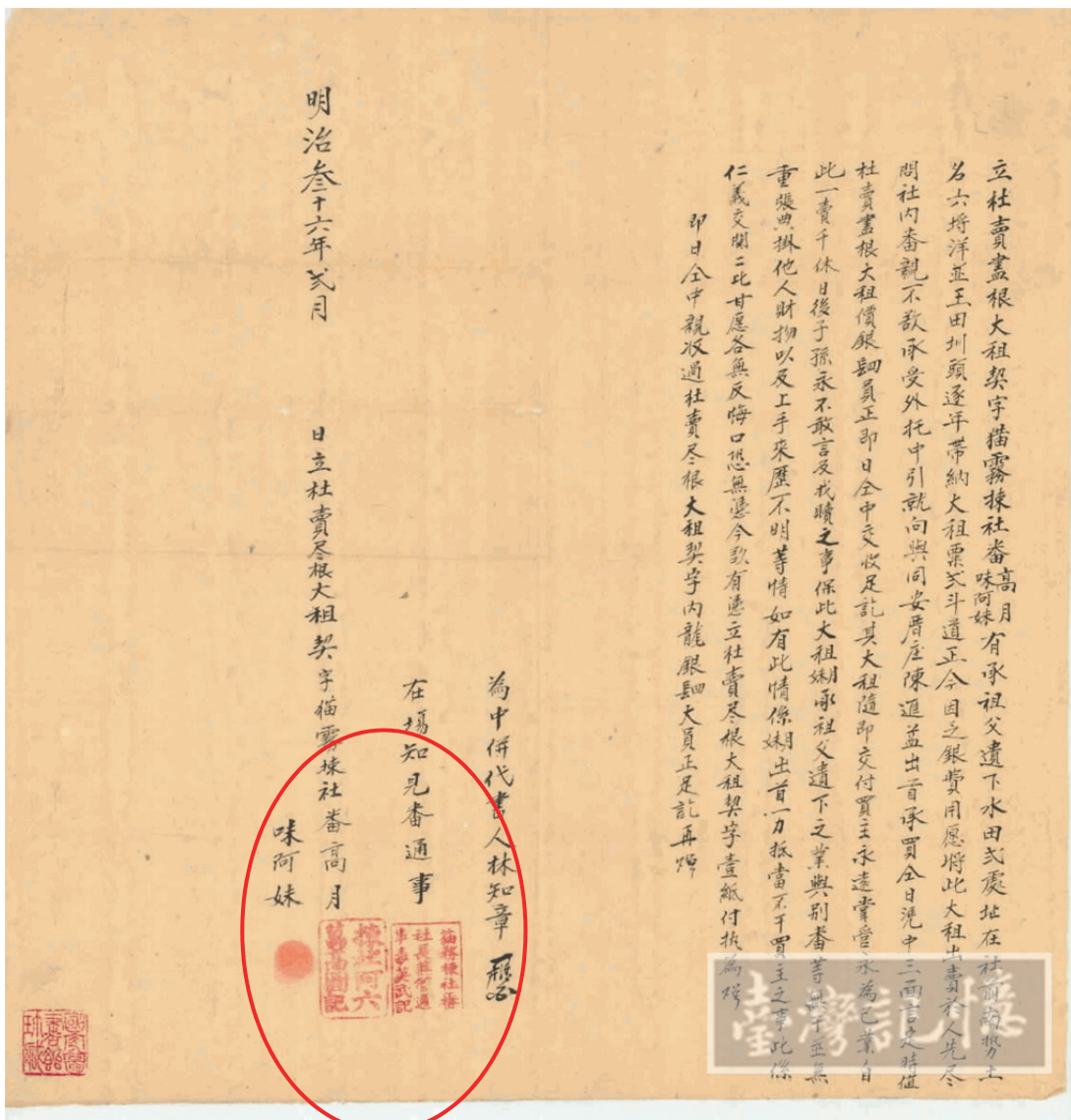


圖 10. 明治 36 年 2 月猫霧揀社番高月、味阿妹立社賣盡根大租契
 說明：本契的在場知見為毒英武，立契人是高月（族名阿六萬高），
 毒英武的職稱為猫霧揀社番社長兼管通事（清國時代職章）。

資料顯示這些發音人分屬毒家和都家，從古文書及戶籍資料、系譜的比對，可以知道他們都是正宗道地的猫霧揀社頭人家系，掌握了比較豐富的本族語言和文化的知識，因而，即便是處於近代非常嚴苛的文化環境當中，仍然為學者們提供了不少珍貴的語言和民族文化的資料。

大肚城固然是由大肚南社和猫霧揀社所共同組成的村落，但是，絕大部分的語料，很明顯的都是得自於猫霧揀社的社人，沒有證據顯示大肚南社的社人也有提供語料，既然如此，將得自於猫霧揀社的語言，畫歸為「Papora (族) 的語言」，而將語料提供者所屬的村社「猫霧揀社」納入「Babuza (族)」的範疇裡面，甚至於將報導人村社的名稱「猫霧揀」當做 Babuza (族) 的漢語「族名」，這不但是名實不相符合，而且也違背了根本的邏輯。

另外，所有的語言學者都未曾提及在大肚城聚落內的居民有「語言的差異」，亦即從未顯示在大肚城聚落裡面出現過不同的語言，這表示在大肚城聚落內雖然住著來自大肚南社和猫霧揀社的居民，但是居民們所講的語言具有普遍性、一致性、共同性——他們所講的都是同樣的語言，所以無需在聚落內做語言的分辨。

「大肚城」聚落係以「大肚社」得名，在大肚城聚落內採得的語言因而被「名正言順」、「理所當然」地被當做是「Papora」的語言，卻忘了提供 Papora 語言資料的發音人，絕大部分都是猫霧揀社的人。「猫霧揀社」反而因為社名的「猫霧揀」與「Babusa」、「Babuza」的近似，而被歸納為是屬於 Babuza (族) 的村社之一，因此導出「Babuza 的分布範圍越過大肚溪，到達台中的南屯一帶」的錯誤結論，與「猫霧揀社」是「Papora 語族成員」的實際狀況完全抵觸。



圖 11. 都阿市全家福相片

說明：都阿市的後代（蒲姓）仍保留昭和 12 年時所拍攝的全家福相片，此相片為當年淺井惠倫所拍攝、贈送，中間戴頭巾的老太太就是淺井惠倫的發音人都阿市。

五、我族定位：貓霧揀社番曲以「papula³³」自稱「人」

人類學／民族學研究人類的文化，為了區辨不同的人群，所以有對人群屬性做識別、分辨的需要，學術上為人群定名的慣例，是視一個「人群單位」如何自稱「人」，以此做為該人群單位的「族名」。「大肚水裡貓霧揀等五社」如何自稱「人」呢？首先從番曲的歌詞來看，第 16 句到第 21 句的內容：³⁴

16. eno a **papula**, eno tagala hali ?
什麼 人 什麼 說 話
(你們是) 什麼樣的人 (**papula**) ? 說的是什麼話 ?
17. makalu **papula** hali, eno **papula** ?
知道; 懂 人 語言, 什麼 人 ?
要知道人 (**papula**) 的語言, (否則) 哪裡是人 (**papula**) ?
18. iovan hazovan, shaka babot ,
(大肚社的自稱) 沒有 歌
我們社裡若沒了歌 (祭歌),
19. shaka hali misuku, apuzin misuku ?
無; 沒有 語言 做成; 做好 變成 做成; 做好
也沒了語言, 將來怎麼會變好呢 ?
20. inta hazovan, makalimi **papula** ,
做 **大肚社自稱** (?) 人
要做個好的 hazovan 社民和好的人 (**papula**) 。
21. zini tai babot , **pulala** tamagut .
有 虛詞 歌, 人人 說; 稱讚
會唱 (祖傳的) 歌, 人人稱讚。

以漢語翻譯為：

16. 你們是什麼人呢？你們說的是什麼人的話呢？
17. 要會說我們人的話，才是真正我們的人，
18. 我們的部落若沒了祭歌，
19. 連語言都沒了，我們的將來怎麼會好呢？
20. 要做個好的社人，也要做個好的 **papula** (人)，
21. 會唱祖傳的歌曲，人人都會稱讚他。

「papula」一詞，毒阿火的解釋是「番人」，劉枝萬加註：「他們用漢語自稱『番人』或『番仔』，與稱高山族為『生番』區別。」歌詞裡呈現出來的事實是：

³³ 此處以 papula 代替 Papora 是因為尊重劉枝萬先生的原譯，在其他地方論及族名時仍以 Papora 為準。

³⁴ 詳細註釋請看後附〈貓霧揀社番曲〉解析。

大肚、水裡、貓霧揀等五社對「我族人群（人）」的自稱是「papula」。

不只劉枝萬的語料如此，更早的伊能嘉矩在大肚城也採集到「自稱人為 papola」，淺井惠倫採集的語料也出現：「自稱人為 papolat」，還加收了一個短句：「ana papulat a dada 那是（我們）人的小孩。」依照學術慣例「為民族命名」的原則，大肚（三社）、水裡、貓霧揀等五社所屬的族稱應該是「papula」，與彰化平原和濁水溪下游沖積扇的人群「Babuza」，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大肚溪以南，彰化平原上的村社如何自稱「人」呢？以土田滋的《西部平埔族詞彙表》上的詞彙為例，Babuza 各社對「人」的自稱確有不同：

表 2. 大肚溪以南的平埔村社如何稱「人」的比較表

社名	自稱「人」	語料採集者	採集地	年代
半線社	babuza	小川尚義	彰化南門外	1901
馬芝遴社	babusa	小川尚義	彰化番社庄，鹿港附近	1901
大武郡社	mabuza	小川尚義	彰化社頭庄	1901
東螺社	paposa	伊能嘉矩	—	1900
眉裡社	pavosa	伊能嘉矩	—	1900
Favorlang	babosa	荷蘭時代字典	雲林崙背	1645

資料來源：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I : West Taiwan

表上所列的資料顯示，大肚溪以南到濁水沖積扇之間的平埔族村社，自稱「人」的說法，與大肚、水裡、貓霧揀等五社的「papula」完全不一樣，即便距離很近的馬芝遴社（今之鹿港）、半線社（今之彰化市南門外）也不相同，依人類學族稱命名的原則，他們都被稱為「Babuza（族）」。

當然，自稱「人」為「Papula」的貓霧揀社，若被歸類到 Babuza，也就違背族名的命名原則了。

六、回歸語言本質：貓霧揀社語是 Papora 語

貓霧揀社是大肚五社的成員之一，Papora 的語料幾乎絕大部分都是貓霧揀社的人所提供；全部大肚五社的人都是講與貓霧揀社一樣的語言，所以貓霧揀社語當然是 Papora 語，世上從來不曾有過「貓霧揀族的語言」，只有「貓霧揀社的語言」，邏輯上 Papora 語如果不是 Babuza 語，那麼貓霧揀社的語言當然也不是 Babuza 語，貓霧揀社的人當然也就非屬 Babuza（族）。

Papora 是語族，貓霧揀社講的語言就是 Papora 語。而「貓霧揀社的語言」就是「Papora 語」，因此「貓霧揀社」的族屬是「Papora」，就語言而言，貓霧揀社的語言根本不屬 Babuza 語。

族群的分類，一般都是以語言做為標準。日治時期，從伊能嘉矩到小川尚義、淺井惠倫，所有他們對於台灣原住民的分類都是根據語言而來的。要論斷 Babuza、Papora 與貓霧揀社的語言差異，還有其他的語言證據，以數詞為例，Babuza、Papora、貓霧揀社的詞形有很明顯的異同：³⁵

表 3. Babuza 語、貓霧揀社語、Papora 語、古南島語在數詞上的比較表

Babuza	Papora	貓霧揀社	古南島	數詞
na-ta	tal	tal	*esa	一
na-roa	nya	mia	*DuSa	二
na-torroa	туру	туру	*telu	三
na-spat	pat	mi-pat	*Sepat	四
na-hup	lima, rima	rima	*lima	五
na-taap	lum, rom	rum	*enum	六
na-ito	pitu	pitu	*pitu	七
maa-spat(2x4)	halu	ba-hlu	*walu	八
na-ta-xaxoan(10-1)	sia, sya	mi-siea	*Siwa	九
tsixit	tsi, chi	tie	*puluq	十

從數詞比較表可以歸納出幾個有意義的差異：

- (一) Babuza 的數詞前面都有前綴詞 na-，而貓霧揀社語和 Papora 語都沒有。
- (二) Babuza 的數詞「八」是從「四」衍生而來 (maa-spat 2x4)，而 Papora 的「八 (halu)」和貓霧揀社的「八 (ba-hlu)」卻是從古南島語的「*walu」傳承下來。
- (三) Babuza 語的數詞「九」是「na-ta-xaxoan(10-1)」，意思是「十少掉一」，而 Papora 語「sia, sya」卻是從古南島語的「*Siwa」傳承下來。

上述三種數詞的差異可知貓霧揀社的語言和 Papora 語其實是同一種語言，但貓霧揀社的語言絕對不隸屬於 Babuza 語，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語言，是完全不同的族群。從數詞的比較，就有好幾個證據支持貓霧揀社的語言隸屬於 Papora 族群，並不隸屬於 Babuza 族群。

再從其他詞彙也顯示貓霧揀社的「詞形」都跟 Papora 的很相近，也可說是一致的，但是卻與 Babuza 語差異非常大。這些語言學上的證據點出了「貓霧揀社的語言」是 Papora 語，而且很明顯的也點出了「貓霧揀社」不能等同於「貓霧揀族」，以「社名」代替「族名」殊屬不當。

³⁵ 貓霧揀社的語言資料見於小川筆記本（編號 OA45），僅有 10 個數詞跟 12 個身體部位名稱，原記錄人是杉山文悟，發音人是潘（應做「毒」）英武，67 歲。

表 4. Babuza 語、猫霧揀社語、Papora 語、古南島語的詞彙比較表

Babuza	Papora	猫霧揀社	古南島	詞彙意義
macha	masa	massa	*maCa	眼
harina	sarina	sazina	*Calinga	耳
nani	yobe	yobey	--	口
appuru	kassil	kassil	--	手指
tau	bú:d	but	*bukeS (?)	頭髮
polon	puđú	pulú	*pusaj (?)	肚臍
tatsila	tatsiá	tatsia	*da-dalaq	舌頭
to	dum	lom	*ZaNum	水
yadim	da	lala	*aNak	小孩
sut-sa	lat, zyalan	bolat	*bulaN (?)	太陽

資料來源：猫霧揀社語取自劉枝萬詞彙，Babuza 與 Papora 取自土田滋西部平埔族詞彙對照。

上面所列詞彙有七個是身體器官：眼、耳、口、舌、手指、頭髮、肚臍等詞彙，另外三個是常用詞彙：水、小孩、太陽。可以看出猫霧揀社的語言與 Papora 的語言在詞形上完全一樣，差別的只是 /r/ 與 /z/、/d/ 與 /t/、/d/ 與 /l/ 的不同，這很可能是發音人受到習慣使用華語（閩南話）的影響，以至於無法分辨 /r/ 與 /z/、/d/ 與 /t/、/d/ 與 /l/ 等發音上的不同，因而產生的差異，並不是語語本身的不同。

再比較 Papora、Babuza 語兩者與古南島語的異同，也可發現 papora 語有比較多源自古南島語的音韻變化，如：bú:d 頭髮、lom 水、lala 小孩、bolat 太陽等詞彙，而 Babuza 語則有另外的變化途徑，不像是由古南島語發展下來的變化。

凡此都可以說明：猫霧揀社語與 Papora 語是同一種語言，Papora 語很不同於 Babuza 語；Papora 語與 Babuza 語是各自分立的兩種不同語言，所以當然猫霧揀社語也絕對不會是屬於 Babuza 的語言。質言之，目前學術界將 Babuza 譯為華語的「猫霧揀」，恐非恰當的做法，而且有關西部平埔族群的分類與分布上，似乎也有重新審視檢討的空間。

七、猫霧揀社的名制

名制是一種命名的方式或制度，以特定的標記符號來區辨個人，人類的社會由原始進化到複雜，名制的種類也就跟著變得更加繁複多變。林修澈曾經將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正式名」的結構分為五類十五式（再細分可以變化到二十餘種形式），複雜繁多的分類，顯示人類命名方式的多元，也暗示人群文化的潛在差異。台灣的原住民各族存在著差異性頗大的命名方式，猫霧揀社的人也有自己一套的命名制度，雖然今天猫霧揀社人的後裔都已經使用漢式的名制，但透過文獻的耙

梳，還是可以復原傳統的命名方式。

荷蘭時代，猫霧揀社的長老從 1645 年起就開始出席北路地方會議，《熱蘭遮城日誌》記載：1650 年 3 月 13、14 日北路地方會議舉行時，猫霧揀社的長老 Talak Babis 親自出席。³⁶隔一年 1651 年時，Talak Babis 已經去世，由他的兒子 Teido Babis 出席會議，因為 Teido Babis 一直持用權杖代替其父行使長老的職務，而且也請求接續他父親的位置，於是荷蘭人同意，並確立他為猫霧揀社的長老。³⁷1654 年 3 月底地方會議舉行時，Teido Babis 因病缺席，派他的兄弟 Tabei Babis 代為出席。兄弟有共同的後名，加上前述父子也有共同的後名，確認猫霧揀社的名制為「永續性姓名制之姓後聯型」。

Teido **Babis** (子)

Talak **Babis** (父) — |

Tabei **Babis** (子)

古文書中出現的猫霧揀社人的命名，依傳統名制可分為「前名」與「後名」。「前名」即此人於日常生活中的呼名，「後名（姓後聯）」則為此人的家族姓氏，用以區辨不同家系，作用與漢人的姓氏一樣，不過猫霧揀社傳統名制的「後名」規模似乎並不大，可能只是介於「家名」和「家族名」之間而已，因而顯得繁雜多變，無法歸納家系之間的橫向關係，目前也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告訴我們有關「後聯的姓」是在什麼機制下如何產生。古文書資料中，猫霧揀社人的姓後聯及前名大致可以歸納如下：

(一) 傳統式猫霧揀社的主要姓氏（即：姓後聯的部分）

1. 愛箸•轆、肥•轆仔、肥轆•轆仔、大肚•轆仔、肥•六仔、大耳•阿六、大肚•六
2. 阿眉•猫味、愛箸•猫味、眉仔•猫味、大宇•猫味
3. 烏踏•加六、阿勞萬•加臘
4. 轆耳•婆、六年•波（轆耳婆）眉問•蒲
5. 三板•阿甲、投資•阿甲、愛箸•甲
6. 愛箸•高、阿六萬•高、烏臘•高高
7. 大宇•毒、阿甲•毒
8. 大宇•目義、阿萬•目義
9. 阿甲•投仔、蒲氏•投

³⁶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3，頁 109。

³⁷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3，頁 189。

10. 肥尊•烏肉、沙轆•烏肉
11. 愛箸•九、阿武•九
12. 烏肉•肥尊、阿甲•肥尊
13. 愛箸•蛤肉、愛箸•格、蒲氏•老勿、愛箸•踏、眉•四老、阿甲•加來、
阿勞萬•斗、阿勞萬•武、阿眉•大目、大宇•新、愛箸•玉

(二) 猫霧揀社傳統名制裡的「前名」：

投仔、愛箸、大愛箸、愛箸仔、阿甲、蒲氏、阿眉、烏臘、烏義、六萬、阿末、大宇、大甲、阿勝萬、阿萬、阿武、大耳、轆耳、烏踏、烏肉

(三) 猫霧揀社傳統名制裡「前後名可為互用的名譜」：

老眉•突、突•牡丹；阿甲•毒、毒•阿甲；三皮•阿甲、阿甲•加來；烏肉•肥尊、肥尊•烏肉。

Babuza 族包括眾多村社，其中以東螺社的人口最多，傳世的古文書數量也最大，可以蒐集到比較多的名制資料做為歸納分析之用，因此這裡以東螺社的名制做為討論和比較的對象。

Babuza 族的名制也是屬於「永續性姓名制之姓後聯型」，與 Papora 各社相同，東螺社在名譜上的「後名（即姓氏）」與猫霧揀社（即 Papora）完全不同，這當然是兩者「族別」以及「家系」上的根本差異，可以不必列入討論。

在「前名（即用在日常生活的正式呼名）」上也只有「極少數」相同，「絕大多數」不同，這就與此兩個平埔村社之間的實質隔閡有很大關係，亦即這兩個村社之間彼此陌生，自古即少有實際往來互動，才會在名譜上呈現根本性的差異。此外，Babuza 的東螺社在完整的姓名之後，有時又會再聯上妻名或夫名，變成夫妻聯名的情況，在 Papora 各村社中從未出現過這種命名的方式。這些都是 Babuza 和猫霧揀社（Papora）兩族在名制上的差異。

以「道光 24 年 1 月-東螺社番原仔等人全立杜賣契字。」³⁸為例，該契的契主為堂兄弟及叔侄的關係，堂兄：打留然•陣，自己及自己的親兄弟：原仔•陣、水仔•陣，侄：連仔•陣。兄弟及侄子都有共同的後名「陣」，所以其名制也是屬於「永續性名制之姓後聯型」。

最特殊的是 Babuza 東螺社的名制有聯妻名的情況，這是 Papora 猫霧揀社所不曾有過的情形，例如「嘉慶 10 年 6 月東螺社番大霞•宇士•蜜汝立購永耕字」³⁹，本契的立契人是大霞•宇士•蜜汝，代書人是契主的長子堂•宇士，知見為次子大霄•

³⁸ 出自：簡史朗，《水沙連眉社古文書研究專輯》，南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2005 頁 140-141。

³⁹ 出自張素玢「東螺社古文書」，編號 4。

字士，父子有共同的姓後聯，是屬「永續性名制之姓後聯型」。契主的妻子是蜜汝·未說，因而契主又聯上了他妻子的名字蜜汝，全名變為大霞·字士·蜜汝，這是姓名之後再聯妻名的做法，在Papora地區沒有出現這種姓名之後再冠妻名的例子，顯然猫霧揀社（Papora）的名制與東螺社（Babuza）有關鍵細節上的差異。

又如「嘉慶 18 年 11 月-東螺社番大箸字士皆等仝立典契字」⁴⁰，本契的契主大箸·字士·皆與巴难·字士·皆二人應為兄弟的關係，有共同的後名「字士」，是東螺社「永續性名制，姓後聯型」的一般名制，但是後聯的姓之後又再加上其父母的名字，在此無法判斷是聯父名或連母名。這也是 Babuza 名制的特色之一，Papora 從未見有此類「姓名之後再聯父或母名」的命名方式。這一點是兩者很不一樣的地方。

另外在「前名」的部分，猫霧揀社與 Papora 各社有非常高的相同率，也就是說，他們儘管分屬不同的「社」，但是使用的名字大部分是相同的，有極高比率的人擁有同樣的「名字」，意謂他們的「社群網絡」彼此高度相關而且重疊，甚至可以解釋為：他們是一個在固定區域內，具有血脈親緣、相同文化屬性、有共同社會發展脈絡、共享環境資源、有共同族群認同意識的一群人。

八、結論

百年來有關 Papora 和 Babuza 的研究史中，我們也可以發現「猫霧揀社」的曖昧性，它顯然被 Papora 與 Babuza 兩大族群推拱在一個灰色地帶——即傳統的 Papora 族研究只著眼於四大社（大肚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完全排除了猫霧揀社；而傳統的 Babuza 族研究雖然名義上將猫霧揀社收納於同族範圍之內，但是實務上卻從來不曾將猫霧揀社列入正式的 Babuza 相關研究和討論之中。

猫霧揀有時被當做社名（猫霧揀社），但有時又被當做族名（猫霧揀族），猫霧揀社的身分和地位應予釐清，否則對於歷史的發展、史事的詮釋、社群及族群關係的探討……等等議題，都將失卻清楚明確的基準，因而導引至偏頗甚或錯誤的結果，猫霧揀社的問題釐清了，後續的相關研究才不致於混淆錯亂或糾纏不清。

本論文以考古出土的資料、語言的證據，配合歷史發展脈絡、命名制度、祭典歌詞、語料提供人的家世、系譜、古契文書等，證明「猫霧揀社」屬於 Papora（拍瀑拉族），並不屬於 Babuza（巴布薩族）。傳統認知裡「Papora 分布於大肚山以西」及「Papora 包含大肚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等四大社群」的說法均應予以修正。「Papora 包含大肚社、猫霧揀社、水裡社、沙轆社、牛罵社等五大社群」。廓清「猫霧揀」的問題之後，對於台灣西部平埔族的研究，當可引發

⁴⁰ 出自：二水鄉古文書與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

全新的視野及研究的取向。

參考文獻

小川尚義

1909〈關於費佛郎語 Favorlang 蕃地〉刊載於《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論文日文中譯彙編》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土田 滋

2005《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台灣資料研究》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

中村孝志

2002〈荷蘭統治下位於台灣中西部的 Quataung 村落〉刊載於《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台北：稻香出版社。

Tsuchida, Shigeru 土田滋

1982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Austronesian Languages of Sinicized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Part I: West Taiwan, Memoirs of the Faculty of Letters, University of Tokyo No.7.

江樹生譯

2002《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台南：台南市政府。

李壬癸

1992〈臺灣平埔族的種類及其相互關係〉刊載於《臺灣風物》42 卷第 1 期。

李亦園

1955〈從文獻資料看台灣平埔族〉《大陸雜誌》第 10 卷 9 期。

何傳坤、屈慧麗

2009〈台中地區史前文化變遷〉館訊第 265 期，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屈慧麗

1991〈台中南屯山仔腳遺址發掘報告〉《田野考古》第 2 卷第 2 期。

林修澈

1976〈名制的結構〉《東方雜誌》第十卷第 2 期。

清水純

2008〈貓霧揀社蕃曲與拍瀑拉族：從淺井惠倫所拍攝的台灣像資料來探求〉刊載於《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政大民族學系。

2010〈貓霧揀社番曲與巴布拉族：淺井惠倫臺灣影像資料探討〉刊載於《臺灣文獻》61(4)。

2014〈貓霧揀社番曲與巴布拉族〉《画像中的台灣原住民歷史與文化—鳥居

龍藏、淺井惠倫攝影寫真探究》，日本東京，風響社。

張素玠

2003〈尋找彰化平原最後的東螺社人〉二水鄉古文書與老照片數位化建置計畫-相關論文。

劉枝萬

1951〈猫霧揀社番曲〉《臺灣文獻專刊》第5卷3期，南投：台灣文獻委員會。

簡史朗

2005a〈猫霧揀社與猫霧揀族的迷思：析論台中盆地的一個平埔村社〉刊載於「人文、社會、自然與藝術」跨領域整合系列研討會，系列二：中部地區人文社會與區域發展研討會論文，台中：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2005b〈巴布拉「猫霧揀社番曲」的若干問題和發現〉刊載於《2005 南投縣平埔族群文化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2005c《水沙連眉社古文書研究專輯》南投：南投縣政府。